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彦君雷

《日寇禍松日記》



上海書畫出版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雷君彦

《日寇禍松日記》

②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君彦《日寇祸松日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79-1180-8
I. ①雷… II. ①上…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上海市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8153号

雷君彦《日寇祸松日记》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责任编辑	张雨婷
审 读	沈培方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王 峥 顾渊颀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包赛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bh@163.com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画中画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9.75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书号 ISBN 978-7-5479-1180-8

定价 8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岚

副 主 编

黄 勇

编 委

袁争平 张 宇 段 炼

李宏波 钱 玲 程志强

撰文注释

张 宇

组稿编辑

邵文菁

文物保管

沈席华 许操律

前言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传来消息，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项目名单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赫然入列。日本政府回避历史，竭力阻挠《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申报工作，多年的博弈，真理终于战胜了邪恶，历史绝不是有些人想要篡改就那么容易抹去的。

这次入选的反映日本侵华的记忆遗产中，除了审判记录和照片、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外，还有一份重要的日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的日记，这一切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完整证据链。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份日记，记载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

日记截取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三日的时间段。此段时间正处于上海抵抗日寇入侵的最著名的淞沪抗战时。作者是雷君彦，时任松江图书馆馆长。淞沪抗战发生在上海的东北角，而松江位于上海西南面。日记记载了松江虽远离中心战区，但照样家园被毁、生灵涂炭、市场凋零、百姓受难的情况。日记虽以叙事行文，但字里行间弥漫着恐惧和迷茫，透出战争对人心的戕害。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虽不是宏大叙事，但从一个柔弱书生的视角记录了战争的魔影憧憧。

透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松江在淞沪会战时的历史状况，在日本政府还在不断地否定侵华战争罪恶的时刻加以影印出版，更有必要，可供更多学者研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对这本《日寇祸松日记》的整理花了很大的功夫，对日记中的重点相关人物、事件和地名作了大量的钩沉和考证，对于了解上海历史不无裨益。

铭记惨痛的历史，珍爱宝贵的和平，目的是开创未来。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黑暗，不容军国主义复活，共同捍卫人类的尊严。

張嵐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

雷君彦与《日寇祸松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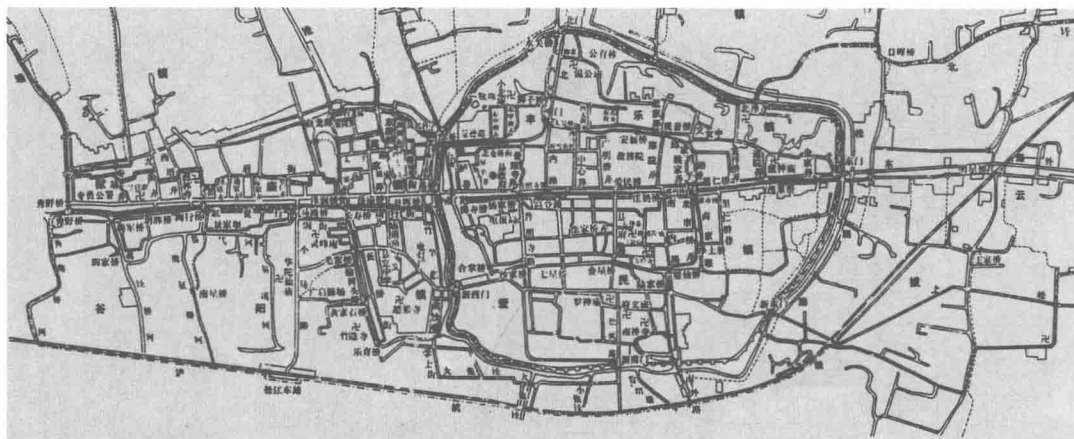
以雷君曜、雷君彦、雷君粹三兄弟为代表的雷氏家族，是晚清民国年间松江地区赫赫有名的文人家庭。兄长雷君曜，一度执掌《申报》笔政，著述等身。二弟雷君彦，长期担任松江县图书馆馆长，为保护地方文物出力甚多。三弟雷君粹，精于数学，任教于省立松江中学，桃李满天下。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珍藏着雷君曜、雷君彦兄弟的一批手稿中，有一册《日寇祸松日记》，系雷君彦于一九四〇年前后根据淞沪会战期间寓居松江之际逐日所写的日记整理抄录而成。查找原账册，这批文物是「文革」期间由嘉定县外冈农场上交，此外无任何相关记录。现结合有关史料，简述松江雷家与《日寇祸松日记》手稿概貌，希望能进一步搜寻线索，并就教于方家。

一、松江雷氏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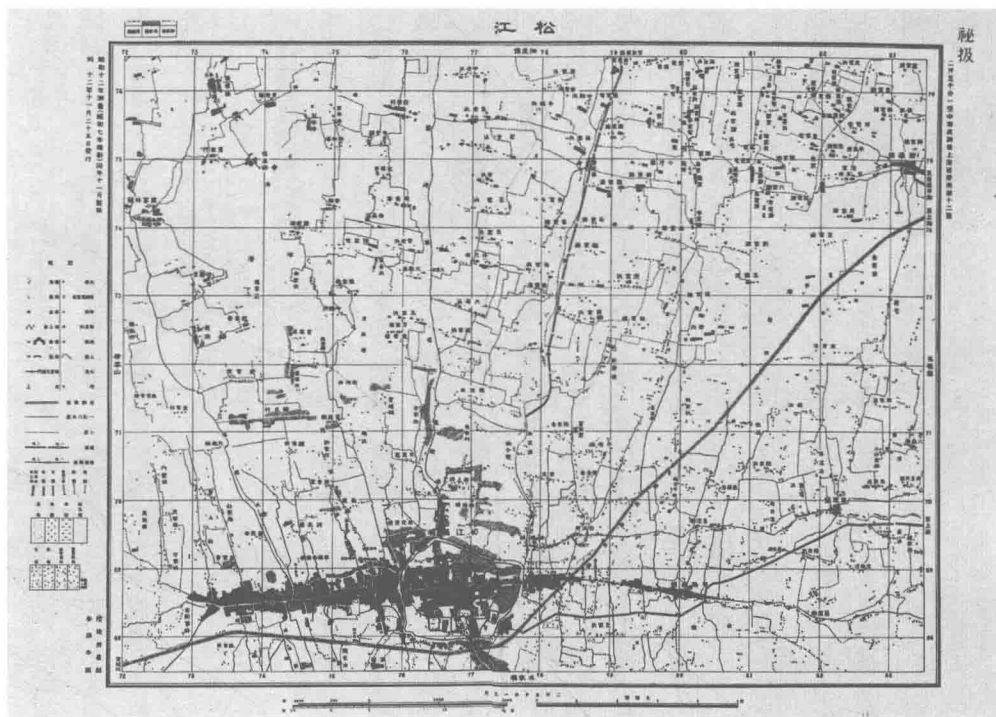
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华亭县为华亭府，次年改称松江府。明清之际，松江府开始进入历史鼎盛期，至上海开埠之前，已成为下辖华亭、上海、青浦、娄县、奉贤、金山、南汇七县和川沙抚民厅的江南繁华区域。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松江地位逐渐下降。民国成立后，撤销松江府建制，华亭、娄县两县合并，一九一四年易名松江县。

松江府文风炽盛，人才辈出，尤其是府治所在的华亭县及与华亭同城而治的娄县，自宋至清一共出了五百二十一名进士，其中有五名状元。〔一〕雷君曜、雷君彦、雷君粹三兄弟，出生于清末华亭县一户书香门第。大哥雷璠（1871~1941），字君曜，清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二弟雷璠（1882~1941），字君彦，早年为华亭县增广生，肄业于松江融齐书院。兄弟二人本可以像传统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一样，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然而，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松江因靠近上海，得风气之先，一大批接受过近代思想洗礼的传统文人，纷纷进入学校、报馆等机构，开启了「以文为生」的职业生涯。

在近代历史上，有「无松不成报」的时誉。〔二〕松江泗泾人史量才出任《申报》经理之后，聘请松江文人陈景韩为总主笔，业务逐年发展。此后，史量才还聘请了雷君曜、张蕴和、张叔通、胡旭光等一批松江籍人士主持笔政，《申报》逐渐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进入报界之后，雷君曜以云间颠公、缩庵老人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新闻撰稿之余，勤于写作，笔不停挥。查考新编《松江志》，在近现代松江籍文人中，雷君曜的著述堪称第一。〔三〕此外，雷君曜还辑录晚清至一九三八年间的松江大事，编为《松江志略》，〔四〕保存了许多第一手地方史料。民国时期《松江志》总纂沈思齐，



民国时期松江城区地图



昭和十二年松江地图 (来源: 松江区史志办)

曾向雷君曜借所辑《松乘》一书,『蝇头细字,凡十帙,都数十万言,云间稗史,于此观止』^{〔五〕},可惜今已不存。

弃绝举业后,雷君彦曾就读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在大哥雷君曜的影响下,亦喜好文史,熟谙地方掌故。当时,松江地区最大的书店扫叶山房,曾专门聘请雷氏兄弟为翻刻的古籍作注释。^{〔六〕}后来,兄弟俩还共同编著了《闺秀诗话》、《闺秀词话》等书籍。民国肇建,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各县均应设立图书馆,或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图书室。一九一四年初,松江教育图书博物馆成立,不久改名为松江县图书馆。在今上海市辖境内,除了隶属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公众图书馆之外,松江县图书馆是最早设立的公立图书馆。最初,县政府委派陆规亮筹办图书馆,尚未完竣,陆即辞职赴日,由雷君彦继任馆长,直至抗战爆发,二十余年未有更易。在雷君彦的主持下,松江县图书馆馆藏书籍以明清郡人遗集为主,并注意征集地方文献,如五代吴越国涂金铁塔,元至正年间文庙祭器,明董其昌书《松江府城隍诰敕》,明徐璋绘《云间邦彦图像》,《松江府志》、《娄县志》木版等珍贵文物。另外,图书馆收藏的新版图书、报刊基本齐备,《申报》保存自创刊至抗战前夕全套。一九三二年,雷君彦与沈联璧、张琢成等友人一起倡议重建『新松江社』,并任常务理事。^{〔七〕}

三弟雷君粹(生卒年不详),与两位兄长不同,专攻自然科技,尤精于数学,曾任省立松江中学、松江县一中教师,出版有《因子分解法》、《立体几何学问题汇解》等学术著作。雷氏兄弟三人,事业均有所成。一九三〇年,雷君曜、雷君彦、雷君粹为母亲举办八十寿庆。孙太夫人坚持不设寿宴,用贺仪礼金建造了一座『年丰人寿桥』,以便利西渡民众通行,该桥至今仍横跨在市河西段河面上。家兴不忘公益,此举在松江当地传为佳话。一九四〇年,母亲孙太夫人九秩大寿,尽管时局艰难,雷氏三兄弟还是向丽华瓷业公司专门定烧了一批贺寿茶具。^{〔八〕}

雷氏三兄弟后人,有名者亦不在少数。雷君彦之子雷平一(1915~2002),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上海光华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实业银行总行业务部经理、公私



年丰人寿桥



年丰人寿桥



年丰人寿桥全景

合营银行会计室主任。改革开放后，跟随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常务董事兼银行部总经理。后任西南国际租赁公司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民生银行行外部董事等职。雷君粹之子雷小粹（1922～1995），后改名雷霆。在上海光华附中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北解放区学习和工作。抗战胜利后，受组织委派，回松江从事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松江地委青委宣传部长、中共南汇县委青委书记。一九五一年，南下福建，长期在党政机关从事宣传、文教和科技管理工作。一九八〇年调入华侨大学，先后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党组书记兼副校长。

雷姓为松江地区的名门望族，另有一支在西新桥堍，后迁居秀野桥南埭一带。晚清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雷补同，是这一支雷氏的杰出人物。雷补同（1860～1930），字谱桐，晚号南埭闲人。按辈分算，是雷君曜、雷君彦、雷君粹三兄弟的堂兄。幼聪明好学，十七岁中秀才，入国子监。清

光緒十一年（1885），朝考一等，授七品京官，簽分戶部廣東司。光緒十四年（1888）中舉人，兼總理衙門章京。辛丑議和後，升外務部考功司員外郎。後累遷至外務部右丞。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二品銜為出使奧國大臣。宣統二年（1910）任滿，奧皇特頒頭等金鷹勳章，回國即請回鄉養親。松江光復，曾協助籌款購械，擴充軍警，維持地方治安。一九一七年，續修華、婁縣志，被推為總纂，後修志工作中輟，僅成《人物傳》稿兩卷。生前詩文著述，由雷君曜整理編纂為《味隱存稿》。

雷補同生有四子一女。長子雷澤揚，英年早逝。次子雷炳揚，為北洋政府外交官，曾任荷蘭、瑞典、加拿大等國總領事、大使之職，後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國際司任職。三子雷棣揚、四子雷銘揚，在松經商，管理家務，新中國成立後曾參與松江博物館籌建工作。長孫雷圭元（1906—1988），雷澤揚之子。早年赴法國學習美術，回國後受聘於杭州國立藝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調至北京中央工藝美院任教，後任副院長、院長。主要著作有《圖案基礎》、《中國圖案初探》、《中外圖案裝飾風格》等，屬『工藝圖案』方面的學術權威。

二、《日寇禍松日記》

雷君彥所著《日寇禍松日記》，書寫於16.5厘米×31厘米的宣紙上，總共六十八頁，計三萬九千余字。綜觀《日記》全文，格式統一，行文流暢，字迹工整，錯漏之處極少。最末三頁，收錄有松江淪陷後某年農曆三月間日偽軍在北鄉的暴行，並摘錄雷君曜筆記兩則。據此可知該《日記》應是後期整理抄錄而成。但其所根據的底本，當為雷君彥寓居松江之際逐日寫下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松江首次遭受空襲至十一月三日淪陷前夕的全過程。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爆發，上海民眾開始向郊縣四鄉逃散。為此，松江在第一时间設立了收容所。目睹難民流離失所，雷君彥感慨萬分：『閘北、南市等處居民紛紛逃松者數千。其狼狽困苦之狀，非筆墨所能描寫。假令鄭使復生，繪一幅《流民圖》庶幾得其大概耳。』^{〔九〕}然而，毗鄰上海的松江县怎能幸免于難？八月十六日，日軍飛機開始轰炸松江，『自今晨飛機投彈後，全社会頓陷于恐怖状态』。松江已不再是桃花源、安全地，上海難民『若輩來松後，尚須轉赴各地』，本地『民众或雇舟，或步行，扶老携幼，肩箱提筐，急避附近乡村者络绎于道』，其狼狽困苦之狀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八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六日淪陷，历时两个半月的狂轰滥炸，松江这座千年古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首先，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百姓的伤亡。日軍飛機空襲的目標，主要是交通運輸干道和中轉樞紐，而當時的車站和碼頭，往往軍民不分、客貨混用，很容易造成無妄之災。八月二十日晨，『俄聞大聲隆隆者二，窗屋為震，繼以機槍掃射聲。後悉投彈共十余枚，炸裂凡三。以西車站附近為最慘，當場死十二人，傷以百計，斷頭折足，腹破腸穿，不堪入目』。八月二十六日上午，敵機三次空襲松江，『旋聞人言，莘莊車站被炸毀兩列車，確否待証』。九月八日午間，『適有申來滿載回籍難民數列車進站，為敵機瞥見，即大投炸彈。計毀車四節，又毀天橋及水塔，死傷三四百人，為松江第四幕大慘劇。』九月三十日，《日記》寫道：『昨日投彈處在附近黃浦江邊，其目標為松楓汽車路之輪渡。』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六天內敵機無日不來轰炸，大概以東西車站為目標，日一次或兩次』。十一月二日上午十點半，雷君彥與友人『行經吉祥匯渡口，飛機三架自對面來。河中方泊小汽船二，



日机轰炸松江



被破坏后的松江城内

不知是否为机上人之目标。田野间毫无隐蔽，不得已伏身稻田中。旋闻投弹十余枚而机去」。老同学王惠民之女芙蓉，「前在车站轰炸时受惊致病」，于十月二日辞世。「年二十八尚未字人，乃于抗战时期，间接丧其生命」，令人唏嘘不已！

坠落于县城街巷的炸弹，不仅伤及无辜，亦对松江的经济、文化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八月二十日，在轰炸火车站的同时，「光启中学校舍毁一部分，死伤数人。不知日人有何目标，而出此非人道之行动」。八月二十九日，「一弹爆发于城内法院东南后河石驳上，毁去两岸住宅数十间，死伤数人。又数弹投入袜子弄底，吴鉴舟家亦坍塌，并死鉴舟之子及附居之地政局职员。枉死城中又添数鬼，敌人惨酷行为达于极点。」十月二十四日，敌机三度来犯，「遥望西北隅，黑烟上冲霄汉，连续不绝。探悉大街钱泾桥东着琉黄弹，延烧甚烈。小仓桥西胡协盛住宅受重量炸弹，房屋全毁，死伤甚多。炸力且达于对河大街，震塌房屋甚多。蒋泾桥西刘、杜两宅亦受炸，幸未伤人。长桥街亦炸毁数十家。振东所开大盛糖果肆同罹是劫。伤心惨目不忍言，不忍听，更不忍睹，真吾松浩劫也」。次日，雷君彦途经小仓桥西，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同事胡伯蕴不幸罹难，闻肢体已残缺不全。回途走大街，「所见钱泾桥东西之惨状，更难尽述。火焚处余烟犹缭绕未息。据云中弹之处为糖坊，坊搜集破布甚多，掘一地下室，以破布蔽其上。不意弹适中是处，避难此中者不得出，为室息而死者居多，共计近百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六日，日机空袭共造成八百九十二人被炸伤亡，占整个抗战时期松江伤亡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全县共有五十四家工厂被炸毁，中山路一千余家店铺所剩无几，民宅被毁一万五千二百三十三间（含亭林镇和枫泾镇，今属金山区），建筑面积达15.25万平方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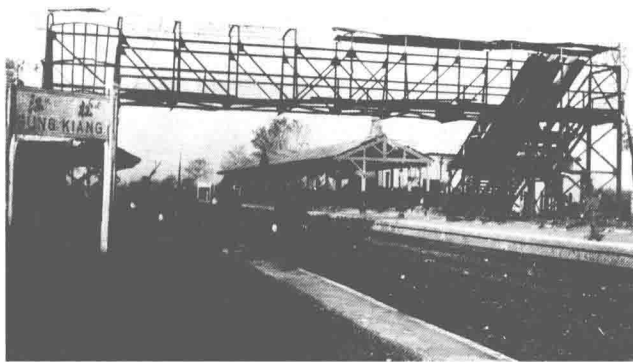
淞沪战事对松江地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学校相继停课，集市日渐萧条：

中元前一日，城内府城隍庙为赶集之期，由来已久。设摊求售者，大都日用品及农具等。自县政府以南至三公街折而东，鳞次栉比，举目皆是。游览者、购物者，踵趾相接，通宵达旦。大有金吾不禁景象，约计交易之数亦有千金。手工业及贩售者，视此一年一日为逐利之好机会。今则日机肆虐，人有戒心，行路危险，小贩裹足，遂令历史相传热闹之节场归于消灭。商业损失，固属不貲，而城隍神不得受群众膜拜，庙祝且无香金收入。倭奴作乱，其影响达于幽冥，可谓甚矣！今年所独有者，平添盈千累万难民，群集各收容所，以点缀此静寂之松城耳。

松江县本属商业发达之区，淞沪抗战爆发后，典业、银行、店铺纷纷关闭，各类活动暂停举行。日寇的罪行甚至已



日本骑兵在云间第一桥



日军在松江火车站巡逻



松江市街，松江县政府附近被毁现场

经影响到了城隍等幽冥神界，真可谓人神共愤！

《日寇祸松日记》也反映了战事对普通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面对战争的悲痛和无奈。抗战时期，购买爱国公债，本属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接县政府募认救国公债信，计一万五千元，如此狮子大开口，不知根据何项标准，真令人无从应付”。对此，雷君彦的看法颇为中肯：“即有毁家纾难之心，而金融停顿，假令长期抵抗，生活且发生问题，更何从得此现款？予兄弟禀商吾母。对于救国公债，本愿竭尽绵薄，除曜哥独购外，再量力认购，至多以千元为止。今乃忽有此指定之巨数，不出以劝募而出以勒派，且又超过个人之力量，令人反生不快，主事者非计之得也。”

面对战乱，雷君彦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头皓月，四无织云，微风徐来，凉侵衣袂。虫鸣犬吠而外，别无声息，大地沉沉如死，心境颇觉清涼。惟念平一在杭，离家已届四旬。渠于月明人静时，必生思乡之感，古人所谓：‘隔千里兮共明月’是也。又忆及忠勇将士之前线苦战，无辜难民之颠沛离散，以及明日敌机之再来袭击与否。不觉万感在胸，百悉交集。”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之夜，雷君彦想起儿子雷平一“本

可返松，道途多梗，未敢冒险成行。致不克与家人度此团圆佳节。言念及此，颇感不欢。」后因战事紧迫，妻子、媳妇、孙儿也相继避居他处，「予在松，平一在杭，百顺、韞琤在沪，妇在吕，五人分为四处，诚杜工部所谓骨肉流离矣」。雷君彦挂念远在他乡的亲人，又怕他们回松路遇危险，只能默默地承受家人无法团聚之痛。

三、关于『落水』的一段公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正当避居外地者相继返乡之际，松江县政府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向上海市警察局发出了一封『协助缉捕汉奸』的公函：

查本县汉奸雷君彦一名，据报现匿居上海，除令飭本县刑事警察队派员缉捕归案外，相应函请查照，赐予协助，实纫公谊。〔二〕

查找相关文献档案，雷君彦的确担任过『维持会会长』，据个别新闻记者当年的报道：「（松江）敌军官为木本，敌军多数为骑兵。维持会，正副会长为雷君彦、宋丽江，办事者为顾补生、姚德凤、徐受生、金庆安等，城厢现况极沉寂。」〔三〕另一说法为：「在松江之治安，闻城厢组有自警团六团……总团长为雷君彦，即松江图书馆馆长也。一切均受宜抚班之指挥，故颇为平静。」〔三〕不过，战争时期，采访受限，讯息不通，以讹传讹，报纸所言亦有所偏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松江县城，下令立即成立地方维持会，否则焚烧劫杀，概不负责。松江地方士绅张受之、顾文权、东禅寺住持圆觉等，拜访驻松日军司令部后，与宋丽江、廖日兴等商议成立维持会，以恢复交通、维持秩序。『于是，俞□君于其东新桥织袜厂原址组织西门维持会；廖日兴君于其北门本宅组织北门维持会；宋丽江君于其大张泾本宅组织南门维持会；顾文权、圆觉、陈留璋诸君于东门大街某宅组织东门维持会。未几，陈度又组织打铁桥维持会；顾文耀君又组织华阳桥维持会，而雷君彦、姚仲甫两君又分设西外第二、第三维持会，一于塔桥姚宅，一于钱泾桥费宅。此实为地方维持会之嚆矢也。』十一月中旬，『西门第一、二、三维持会决议合并，迁入莫家弄救火会原址为办公所，公推雷君彦先生为会长，由朱时俊、柏观澜、姚仲甫、施介藩、朱浦然、王良才诸君分任文牍、庶务、会计、保管职务。时为兵燹之后，尸横于道，瓦砾塞途，乃首先举办掩埋尸首，清除街道，厥功甚巨。』一九三八年二月，原维持会『改组为松江治安维持会，以蔡仲瑜为委员长，张受之、杜礼华为副委员长，雷君彦、徐春浦、陆规亮、周铁桥为委员，于二月十五日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暨各委员就职典礼，即西门维持会址为治安维持会办公处』。显然，雷君彦并没有担任所谓的『松江县维持会会长』，而是松江『西外第二维持会会长』和后来的『西门维持会会长』，属于临时性基层组织，并不具有伪政权性质。至于『治安维持会委员』，只是列名而已，此时雷君彦为保护《松江府城隍诰敕》和《云间邦彦图》已避居乡间，应该没有出席『委员就职典礼』。〔四〕

其实，在《日寇祸松日记》中，雷君彦在谴责侵略者暴行的同时，早已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九月十八日）孙儿百顺，出世四十二月又十日。生时吾母命之曰：百顺，取百事顺利之意。今晨早餐后，偃卧藤椅，默坐深思，忽有所触，拟为百顺易名曰：人旭。表面观之，希望其为人有朝气，如旭日东升，光明灿烂。实则勸以仇日耳，顾名思义，永永无忘。今日又为「九一八」东省陷敌后之六周年。沪战方酣，国危累卵，中央及沪上俱有极悲壮之纪念会。而予适于此日为之命名，更属深刻。」可知

其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希望子孙后人能牢记国难家仇，发愤图强，以期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能早日到来。因此，雷君彦「落水当汉奸」，有失客观。

另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松江县临时参议会致县政府公函，指责「雷君彦在沦陷时期担任维持会会长，将我前本县图书馆内文献典籍，悉被吞没」，恳请「县府即刻拘案彻究，以彰国法，而保国粹」〔二五〕。战争初起之际，尽管「县政府转区司令部令文：有关人员擅离职守，以军法惩治」，但松江县图书馆「馆役木金回乡后，久不到松，即予开除，令门房吴水才专任本馆看守使令之役」，张、潘两馆员早已避匿无踪。无奈之下，雷君彦聘请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陆鼎荣之弟陆鼎元，暂住图书馆，协同保管。日军于金山卫登陆后，松江县城岌岌可危，县教育局迁至北门外五里塘，「陆鼎元亦出走，不知踪迹，图书馆已无人留守」。为了保护馆藏文物免遭浩劫，雷君彦特意挑选便于携带的《松江府城隍诰敕》和《云间邦彦图》藏匿于身边。〔二六〕松江县城沦陷后，松江县图书馆馆舍被毁，全部藏书近十万卷与涂金铁塔、文庙祭器、府志书板等化为灰烬。不久，雷君彦带着《松江府城隍诰敕》和《云间邦彦图》逃至金山县新浜村。深夜遇盗，所幸《云间邦彦图》仅散失九帧，《松江府城隍诰敕》则安然无恙。后雷君彦寓居上海，专门租一银行保管箱珍藏之。抗战胜利，雷君彦将两件文物移交给了松江县图书馆复建筹备人员。新中国成立后，松江县时属江苏省管辖，两件国宝级文物辗转归藏于南京博物院。〔二七〕由此看来，所谓「本县图书馆内文献典籍，悉被吞没」，当属缺乏深入调查。

雷君彦无辜蒙受不白之冤，侯硯圃、陈贵三、朱廷珪等松江「地方公正士绅」，纷纷致函县参议会、县政府，证明其「并未参加敌伪组织」。〔二八〕有鉴于此，缉捕行动「暂缓执行」，所谓的「汉奸案」也就不了了之，算是还了雷君彦一个清白。为此，友人王文甫曾赋诗赞赏雷君彦的气节：

闲话沧桑百感并，美君豪气尚纵横。

石填东海知何补，尘障西风意未平。

潘岳闲居惟养志，鲁连排难不求名。

黄花劫后犹堪赏，晚节归来一笑迎。〔二九〕

四、晚年雷君彦与施蛰存

抗战胜利后，雷君彦长期寓居上海，与儿子雷平一起生活。尽管年事已高，体质羸弱，他仍念念不忘家乡松江的文化事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松江县人民委员会倡议重修《松江县志》，柯德琼副县长亲赴上海，邀请雷君彦共襄此文化盛举。此时，老人虽然卧病在床，亦慨然赞同，并出其所藏地方文献及乃兄雷君曜历年所撰日记。〔三〇〕编纂新志，当以整理旧志为基础。早在一九一七年，松江曾有续修华亭、娄县县志之议，县长李恩露拟请谢宰平为修志主任，雷补同、沈思齐任总纂，朱拟石、吴叔子、吴伯扬、张廉侯、姜揆勋、李芑香、张叔通、叶桐叔、张少眉、吴伯庚、闵瑞之、郑子松、雷君曜、杜振华、姚鹤雏、钱小斋、顾荃荪、张琢成等人担任分纂。而谢宰平欲让贤于雷君彦，谦让之际，修志主任一职遂为闵瑞之所得。时隔不久，因闵、谢纷争不断，互不负责，坐耗巨资，无甚成就，遂撤局停办。此后，修志事业

屡兴屡止，最终虽未完成，却留下了人物、天文、金石、海塘、选举、艺文、方外、祠祀、学校等九门志稿。于是，松江县有关方面聘请雷君彦，与上海市参事室朱叔建、市文史馆杜诗庭三人，以及张公愈、周迪良、张寿甫、雷凤威、张兰森等人，重新整理、增补华亭、娄县续志志稿。^{〔二二〕}

新中国成立后，雷君彦与同为松江人的著名作家、文学大师施蛰存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施蛰存，生于一九〇五年，原籍浙江杭州，八岁随父母迁居松江。一九二二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一九二六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瓔珞》旬刊。一九二七年一度回松江担任中学教员，一九二八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一九三二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一九三五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少年时代，施蛰存任松江县图书馆读书，常常见到馆长雷君彦「职守清闲，手不释卷」，年纪相近的雷平一亦「随侍在馆中，先生课读不懈」，书声琅然萦绕于耳。况且，「松江图书馆收藏乡邦文献至富，皆先生搜聚之功」，因此「余就馆阅书亦十余年，少壮时粗有知解，图书馆嘉惠良深，则皆先生之德泽也」^{〔二三〕}。有一次，施蛰存获得一册清康熙年间精刻本黄图珌《看山阁集》，捐给了松江县图书馆，雷君彦大为赞赏，好感倍增。此后，施蛰存醉心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而且，施蛰存主要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与雷君彦往来不多。尽管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爆发之际，施蛰存一度困于松江，但雷君彦的《日寇祸松日记》中并没有提及这位文学青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施蛰存开始转入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九五二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随着几次政治运动的波浪，那些「新文学作家」已换了三四代，作为「老一代作家」，施蛰存的「个人兴趣在诗词、金石、书画、文物方面，因此与周退密、雷君彦、陈兼与、陈巨来、黄怀觉、谭正璧、边政平、周松龄、包谦六等一批人，还有邵洵美、韩待桁、郑逸梅、孔令俊，老同学宋育琴、陆宗蔚，华师大老同事周煦良、陈彪如，杭州的陆维钊，郑州的李白凤、武慕姚等成了朋友，交往甚密」^{〔二四〕}。自一九三七年起，施蛰存全家搬入愚园路岐山村临街的一幢小洋楼里。后来，施蛰存长期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教，还一度旅居香港，直至一九五二年才迁回岐山村寓所。此处居所相距雷君彦家甚近，故得以常常前往拜访请教。施蛰存小雷君彦二十三岁，属后辈学人，虽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但仍执弟子礼，尊之为「雷君彦丈」。每年正月新春，施蛰存必赴雷宅贺节，而雷君彦也会派雷平一回拜还礼，两家情谊可见一斑。查考施蛰存日记，除节庆祝贺、日常问候外，主要是向雷君彦请教一些松江地方掌故，并就诗词、金石、书画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相互探讨切磋。^{〔二五〕}例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施蛰存「晨谒君彦丈，平一亦在家，遂与其乔梓小谈，多涉松江旧事，因以雷夏叔叩之，果是其先世。丈出示《诗经正讹》一册，题华亭雷维浩撰，云即夏叔之名，其书无甚新解，且又不完。问以词，则亦无有，殆不可得矣」。^{〔二六〕}施蛰存曾在松江友人王支林寓所壁上见有雷夏叔行书横幅，知其为松江同光间词人。后询问雷君彦，得见《雷氏家谱》，获知雷夏叔实有一人，均为雷氏先祖，心中疑问豁然而解。^{〔二七〕}忆及往昔与雷君彦的交往，施蛰存曾说：「近年所居与蜗庐密迹，常得晤教。先生每为述云间故事，娓娓可听。」^{〔二八〕}

一九五七年，施蛰存因发表杂文《德与才》，以及三十年代与鲁迅的一场笔仗，被错划为右派，退出三楼全部两间住房。从此，二楼朝南的一间约二三十平方米的屋子成了施蛰存夫妇的家，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合而为一。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六日，远在广西南宁工作的小儿子施迈回到上海，与同济大学助教郑瑞芬女士喜结良缘，

但「家下无余屋可作洞房，因假雷君彦丈家小楼一角为临时合巹之所」。此举无疑雪中送炭，先生侠义心肠，着实令人感动。婚假期满，施迈于八月四日辞别父母和新婚妻子赶回广西。施蛰存感喟儿子「婚事草草如此，亦可兴慨」的同时，也对雷君彦一家感激不尽，当天「下午去雷丈处道谢，并馈以火腿一、葡萄酒二尊及饼饵二包，聊以为酬耳」。^{〔二八〕}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时，雷君彦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六日下午，施蛰存与高君藩、高君宾、徐淳穆、朱叔建、杜诗庭等松江籍老友，一起前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吊唁雷君彦。^{〔二九〕}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清明前夕，雷平一来到愚园路岐山村施宅，「以册子来索书，用寄其风木之悲」。施蛰存有感于雷君彦先生的师友之道，特意作《追怀雷君彦先生诗》四章，「疥于是册，借以致余于先生铭感之忱」。其诗曰：

万卷缥緗付典藏，记曾身见曝书忙。

盆荷风动芸香发，未觉炎威夏日长。

百城坐拥一身闲，传癖书淫几绝编。

记得清斋闻课子，郎君勤读亦琅然。

网罗文献日孳草，故简残编赖护持。

记得为公输细壤，看山精刻博轩眉。

兵火余生万事空，流移居近幸相从。

南吴旧话谁堪续，挥麈清谈苦忆公。

〔三〇〕

云间峰泖，郁郁汤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云间邦彦图》、《松江府城隍诰敕》等文物得以保存，^{〔三一〕}先生功不可没；《日寇祸松日记》为我们留下了淞沪抗战期间的第一手史料，亦为先生之劳。谨以此《追怀雷君彦先生诗》代抒我们的缅怀与致敬之情。

- 〔一〕参见《松江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 〔二〕关于松江文人与新闻业的关系，可参见顾伟民：《『无松不成报』与松江的报纸》，《松江文史》第13辑，1991年内部印行。
- 〔三〕参见《松江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6至1147页。
- 〔四〕《松江志略》，亦名《松江志料》，雷瑨辑，杜诗庭抄。原抄本藏上海图书馆，2011年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稀见丛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 〔五〕郑逸梅：《沈思齐建怀爽楼》，《郑逸梅选集》第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 〔六〕参见张泽贤：《民国出版标记大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至325页。
- 〔七〕参见志文：《记新松江社始末》，何惠明主编《云间考述》，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6页。
- 〔八〕参见许云琴：《品茶具述往事》，《新民晚报》2008年1月6日。
- 〔九〕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雷君彦：《日寇祸松日记》（稿本）。
- 〔一〇〕《上海市松江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第9页。
- 〔一一〕《松江县政府致上海市警察局公函》（1946年7月13日，发文字字第326号），原件现藏松江区档案馆。
- 〔一二〕申报：《不堪回首话江南》，马振铎、林宇梅等编《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 〔一三〕《松江一片焦土》，《申报》1937年12月11日。
- 〔一四〕另一位『维持会委员』陆规亮，此时已避居上海租界，应该也没有出席『就职典礼』。『委员长』蔡仲瑜，避居西乡史家村，绕道赴沪诊治目疾，也未出席『就职典礼』。并以『年老力衰，且久厕商界，于行政素乏经验』为辞，将『委员长』职务让于张受之。此后，张受之又出任伪松江县知事、伪松江县县长，彻底落水成为汉奸。本节内容和相关引文，可参见张受之：《丁丑事变记》（未刊稿）。
- 〔一五〕《松江县临时参议会致松江县政府公函》（1946年7月15日，临参字第153号），原件现藏松江区档案馆。
- 〔一六〕五代吴越国涂金铁塔与明代董其昌书《松江府城隍诰敕》，明徐璋绘《云间邦彦图》，为松江县图书馆馆藏三宝。
- 〔一七〕参见雷君彦：《关于『云间邦彦图』》，《解放日报》1962年5月13日第4版。
- 〔一八〕《松江县临时参议会致松江县政府公函》（1946年8月2日，临参字第268号），原件现藏松江区档案馆。
- 〔一九〕王文甫：《雷君彦归自沪上，别后寄赠》，转引自沈其光：《瓶粟斋诗话》续编卷五，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 〔二〇〕参见朱叔建：《民国时期松江县志三次议修未果缘由》，何惠明主编《云间考述》，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 〔二一〕1966年『文革』开始，该项工作被迫终止。1994年，经重新整理、点校，志稿以《华娄续志残稿》为名，内部印行出版。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方志提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二一〕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 10 卷《北山诗文丛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6 至 127 页。

〔二三〕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6 页。

〔二四〕《施蛰存日记》现存于世并正式发表的有 1962 年 10 月 1 日至 1965 年 12 月 31 日的《投闲日记》和 1981 年 7 月 7 日至 1985 年 5 月 31 日的《更生日记》，均收录于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 10 卷《北山诗文丛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五〕《施蛰存日记》1962 年 12 月 8 日。

〔二六〕参见施蛰存：《云间语小录》，文汇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7 页。

〔二七〕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 10 卷《北山诗文丛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6 至 127 页。

〔二八〕《施蛰存日记》1963 年 8 月 4 日。

〔二九〕《施蛰存日记》1964 年 11 月 4 日、11 月 6 日。

〔三〇〕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 10 卷《北山诗文丛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6 至 127 页。

〔三一〕《云间邦彦图》与《松江府城隍诰敕》现均藏于南京博物院。